

胡特生著

樊仲雲譯

最近中國與世界政治

黎明書局發行

最 中 國 與 世 界 政 治

樊 仲 雲 譯

民 國 二 十 七 年 五 月 初 版

黎 明 書 呂 出 版

最中近國與世政界治

版權所有

實價每冊七角

民國二十七年五月初版

著者特生胡
譯者仲雲樊
發行者兼黎
明書局

廣漢州

口江漢路聯保里
州惠福東路惠新西街
慶柴家巷二十九號

經售處

新民圖書雜誌社
上海雜誌公司
活書公司
中圖書公司
港世圖書公司
北香華生上新
全國各大書局

目 次

譯者序言	一
著者序言	一
一 遠東貿易的新發展	六
二 門戶的開放	九
三 維新運動	三五
四 在遠東的歐洲三帝國	五七
五 橫貫亞洲的大鐵道	七七
六 列強對華的利權爭奪	九八
七 英日同盟	一一八

八	俄國勢力之被排斥	一三四
九	德國勢力之被驅逐	一五九
十	華盛頓條約	一八九
十一	國民黨北伐	二一〇
十二	滿洲國	二三七
十三	結論	二五一

譯者序言

近代國際政治，有二個中心：一在中歐巴爾幹，一在中國滿洲。自滿洲日俄關係緊張，一時歐洲暫告無事；迨滿洲問題以日俄戰事而緩和，巴爾幹問題繼起，卒因之爆發而為歐洲大戰。以後經巴黎和會及華府會議，戰後局勢始告安定。然自日本利用世界經濟恐慌，出兵滿洲，在歐洲方面，繼着有國社黨的執政，於是東西政局，遂互為影響，以至今日。阿比西尼亞戰爭，促使斯脫來沙陣線的崩潰，亦為形成德意聯合的契機，西班牙問題則不僅促進德意軸心的結成，且使整個世界分成二個不同意識的集團。但自最近中日戰爭發生以後，很明顯的，國際政局的中心又移向東方，西班牙問題成為次要了。

中國自開港通商以還，原來是英國海上勢力獨霸稱雄的局面，英國的根據地在香港，而上海則為其前衛。迨西伯利亞鐵路告成，於是從北方來了俄國陸上的勢力，形成英俄對立的局面，由英日同盟而日俄戰爭，結果俄國^{一羽}而歸歐洲，日本勢力代之而起，成為我國北方的一大威脅。此時，英美的門戶開放主義與日本的勢力範圍主義的衝突，已甚尖銳，迨歐戰時代，德人在山東的地位被奪於日本，日本的勢力更張，寢寢乎由滿蒙而將及於華北。到了今日，九國公約既無所用，好像只有坐視日本勢力的席捲中國了。

當然，對於日本的發展，在北方大陸方面，俄國將大感威脅，在南方海上，則有如石丸篠太之所言，日英戰爭將不可避免，（石丸曾著日英必戰論），而在東方太平洋，美國亦不能坐視不顧。故自滿洲事變以後，日本陷於國際的包圍中（石丸近著被包圍的日本，指出日本當前的危機），加以此時，中國統一漸次形成，亦將成為包圍陣線之一環。長此以往，日本形勢是日趨不利。故與其坐而待斃，寧乘包圍

陣線之未成，奮起而爲冒險之一擊，兵家所謂：「先發制人」者是也。

當此之時，英俄兩國因爲都是歐洲國家，歐洲形勢的緊張，使之無暇東顧，雖俱竭力增軍設防，然其用意，似在自保，非敢進攻。而兩國之間，又尙存有芥蒂，雖俄已放棄世界革命，而紅軍勢力之在我東南一帶者，也已遠竄西北，但由過去的歷史，究不能和洽無間。又如美國，遠在太平洋西岸，目前勢力尚不足以控制夏威夷以西，而由其孤立主義的政策，又不願與英有共同行動，惟恐爲所利用。於是由于國際制裁的無力，而日本乃得橫行而無忌。但是由此，各國之整軍經武，必將更趨積極，可以斷言。且到了最後，又誰能必他們之不共同聯合乎？因此之故，就日本而言，最好能使中國早日屈膝，俾實力得以保存，而與英美作外交的談判，以謀中國之分割。

總之，自滿洲事變以來的世界歷史的新篇，以最近的中日戰爭是到了結論的階段，這將決定中日兩國最後的勝敗，——不，最後的存亡。中國若能長期抗戰，由

本因實力的消耗，必將無力以反抗英美的壓迫。故日本對我，雖然軍事勝利，結果徒使其在外交上更無辦法。蓋軍事愈勝利，則實力之消耗更甚，國際關係，也必更趨嚴重，於日本俱為不利也。

近百年來，中日兩國俱被捲入世界政治的漩渦。日本自明治維新，屢戰勝利，稱為強國，於是世界政局為之一變。但是今日的世界，有與過去不同者。過去的紛爭為平面的，而今則為立體的，除資本帝國主義國家，彼此間之對立外，尚有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對立，民族主義與帝國主義的對立。日本不自量力，乃欲與所有勢力相對抗，如其所謂對華三原則者：——成立日滿華聯合（這是消滅中國民族主義），『放棄以夷制夷外交』（這是排斥英美勢力），『共同防共』（這是反對蘇俄）——不幾於與世界為敵乎！故當此時我們是得道多助，日本實無力以消滅我國，在艱苦奮鬥之中，正是中華民族復興的機會，著者在序文中說『今日是日本，明日恐將是中國』，(To-day it is Japan, to-morrow it may be China.) 可知最後勝利必屬

我們也。

本書著者胡特生(C.F. Hudson)英人，立論堪稱公允；原名“*The Far East in World Politics a Study in Recent History*,”(牛津大學叢書，一九三七年版)，茲改譯爲『最近中國與世界政治』，蓋言遠東政局，其中心實爲中國，且其中所述，也是以中國爲主體的列強的外交活動，這樣或者更易使人有明白的認識。又，我們須知所謂『遠東』者，係就歐人的立場而言，若以中國爲本位，則歐洲爲西洋，日本爲東洋，美國纔是我們的遠東，我們固不宜以『遠東』自稱也。

民國二十七年四月

著者序言

本書用意在使遠東目前的國際形勢有個簡略的歷史的敘述。其中所述，大概為近百年前自中日兩國受西方各國之壓迫而開港通商時起，以至今日遠東主要各國彼此相關的政策。各國的內部事情除其直接與國際有關者外，都略而不述。惟當十九世紀時，中日兩國對於西方各國的壓迫，反應不同，故此中所述，亦有例外。蓋著對於日本能比中國易於適應西方條件的因素，無其理解，則最近的遠東歷史，便將不能有相當認識。

遠東的地位，若循歐亞兩大陸的南方海道以觀，就可明白看出。地中海，印度洋及太平洋是此海道上的三個階段，而蘇夷士與新加坡則為其分界點。新加坡的處

銳處，就是遠東的起點，由普通的航線，過此便是西貢、香港、上海、神戶，倘若有船可航，則更可直至白林海峽。所以老實的說，所謂遠東者便是亞洲的太平洋岸與其內地並鄰近諸島。在歐洲人看來，這是亞洲的另一邊，可乘船繞亞洲而至，或者可由橫貫亞洲的鐵路而至其地。但在美洲人看來，尤其是居於落機山脈以西的人，遠東實為太平洋的彼岸，可由船舶直航而至，惟其方向不是「東方」，不過習慣上作如此稱謂而已。這種情形，正與西方各國到達遠東的三個歷史的路線相一致，一如經由印度洋者有葡萄牙人與美國人，橫貫北部亞洲者有俄人，而從北美橫渡太平洋者則有西班牙人與美國人。並且，這與今日三個外來國家而為遠東強國者的地理形勢也相一致——如英國有其帝國的連絡線，直布羅陀、馬爾他、埃及、亞丁、印度、馬來亞、香港，俄國則有從波羅的海到太平洋的一片土地，美國有橫渡太平洋的航空線，夏威夷、中程島、威克島、關島、馬尼拉。

有幾個西方國家因其在遠東的領土與根據地，有相當的活動，但是却沒有遠東

的國家能在歐洲或美洲有其活動者。惟遠東政治我們須知不盡爲殖民地性質。在遠東，並沒有完全任白人政府處置或爭執的土人國家，他們也不是始終被動，並無援助。遠東地方原來也有其獨立的政治活動並經濟競爭，就整個世界言，實占有重要的地位。當日俄戰爭以前，特拉谷米洛夫將軍曾經說過：「遠東事情決定於歐洲。」但自一九〇五年以後，歐洲不作這樣的肯定語了。日本已成爲一個強國——即現在所通稱的：七大強之一——我們現在說到「遠東局勢」，其最主要的内容已不復像一八九八年時一樣是英法俄德的爭奪，而爲日本帝國主義的發展。而今日的日本，從明天，也許就是中國。總之，不管其力量是如何，此集居於太平洋沿岸及島上，從爪哇直至堪察加一帶的六萬萬人口，必將在世界政治上占其地位，與其全人類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的人口比例相應。本書竭力避免推測之言，只求能對遠東地方近百年的歷史有一簡略的敘述，以爲理解時事之用而已。

一九三七年一月於牛津

— 遠東貿易的新發展

遠東的現代史，始於十九世紀中葉中日兩國之被迫開放國際貿易，並與外門外
交往來。中日兩國承襲着古代的文明，具有全人類四分之一的人口，向來閉關自守
，不與人通，因了外國的武力侵入，遂被迫而進於錯雜糾紛的國際舞台，走入現世
界相互依存的經濟關係並政治的無政府狀態中。故此門戶開放之舉，在遠東一帶，
實是新運命的開始；並且，在西洋各國也劃了一個時代，與其以前者不同。蓋由遠
東言，因了與西洋文明的接觸，以後如思想及生活方面，都發生革命的變動，至於
西洋各國，則因在遠東有商業與金融的活動，彼此之間發生了勢力的競爭，加以遠
東方面也有新的政權勢力興起，於是在各國的政策上，遠東地方一天天的成爲重要

的因素。

首先打開遠東的門戶的是英國。在十九世紀的時候，歐洲資本主義向外發展的力量，武力既日有進步，遠勝於人，而交通運輸亦大有改進，故其遲早必須打開東亞封鎖的市場，不管當地政府的反對將是如何，而任何犧牲亦所不惜，這是歷史的必然。至於事情的內容，那當然有賴時間及環境的條件，要看首先動手攻打的到底是那一個國家。但這事情，決非此一國家或那一國家所能擔任，也非在一世紀前所能成就，這必須事先已完成了一定的條件始行。

現在回想起來，這好像是件很簡便的事，但是其實，可決不然。那時，要想打開中國或日本的門戶的歐洲各國，他們覺得要迫使具有無量的人力的大國，開港通商，實事不容易，並且相隔甚遠，軍械的準備未全，要調動大軍以事征伐，也不可能。雖自十六世紀葡萄牙人首先侵入遠東海面以後，歐洲的船舶已可橫行無忌，倘若歐洲諸國都能不加干涉，海上的支配是決無問題。但單有海軍的力量，尚不足以決

定一切。因為中日兩國向來嚴禁對外貿易，海上的封鎖，簡直毫無所用，至於陸上，則歐洲與亞洲的軍力，也並不差了多少。又有一種危險，如歐洲有一國欲起而打開東亞的門戶，則其他各國因恐不能同沾利益，往往心懷嫉妒，使彼此之間發生糾紛。

因此之故，歐洲小國如欲擔任此事，殊力勿克勝，且若無足資活動的適當的根據地，無論任何國家，都是一件不可能的事。葡萄牙、西班牙、荷蘭三國是遠東貿易與殖民事業的先驅，他們雖都在東印度羣島有其根據地，但此三國，在歐洲都已淪於小國的地位，其主要目的，只在保持舊有的權利與領土。法國自一八一五年以後，在本迭治里(Pondicherry)以東，已無可根據的地方，且在短時期間，似亦沒有發展的野心。又如普奧兩國，他們都是歐洲的大陸國家，沒有一點亞洲的領地。俄國在亞洲的領地，雖自歐洲本國起直至大平洋岸，但因交通的不便，其在遠東的實際力量，殊微弱得很。至於美國，則至一八五〇年為止，並沒有與亞洲相近的根據

地，且也沒有以太平洋岸之港口爲根據的船舶，從新英國到東印度及廣州的航行，大抵取道於好望角或合恩角(Cape Horn)。在一八二〇至一八四〇年間，只有英國具備各種重要條件，足以擔當打開遠東門戶的事業。因爲從拿破崙戰爭以來，英國不僅是歐洲海上的王者，並且支配着到東方的道路。英國已在印度有巨大的勢力根據，一八一九年並獲得新加坡，這都是適於遠東發展的前進根據地，且在同時，由英國本身一種將發展爲經濟中心的動力，要促進積極的政策，像新加坡那樣的港口是尤具有極大的作用。

英國之獲得新加坡，說也奇怪，並不是由於當時英政府之意，而是由於被稱爲第二克萊武(Clive)的賴弗爾(Sir Stamford Raffles)的行動。賴氏不管本國政府爲了顧慮荷蘭而退出馬來群島之意，而實行占有。因爲自一七九四到一八一四年間，荷蘭曾受法國的支配，致荷亦成爲英之敵人。英國爲恐法國利用荷屬東印度殖民地以攻擊英領印度，因派軍於一七九五年占領麻拉甲，並於一八一一年占領爪哇。但